

現代琴學叢刊

松廬琴學叢稿

梁基永◆著

重慶出版集團
◎重慶出版社



梁基永

梁基永，号礼堂，广州人，文学博士，书画家、藏书家，现为大学教师。出身西乐世家，后随谢导秀、姜抗生两先生习琴，略窥门径，从事古琴文献与琴器搜集多年，所藏颇富。现为广东省音乐家协会会员，广东古琴研究会理事，岭南古琴研究所所长。



目 录

自 序	2
松雪斋主赵孟頫	5
绿绮台考兼谈广东四大名琴	16
存世潞王琴及其鉴定刍议	30
潞王琴续考	37
陈子升琴学概述兼谈陈子壮琴诗	46
《蓼怀堂琴谱》记	59
郑方叔斫琴记	68
《悟雪山房琴谱》版本说兼论《古冈遗谱》元刻问题	75
广东古代斫琴知见录	87
威城何氏父子与西宁琴人	99
息斋四琴记	110
刘沃森《琴律一得》说	121
伍叔葆太史传谱记	126
朱霞天半 文如其人——朱启连小传	131
溥雪斋先生事略	143
天蟮楼主与天蟮琴	149
辛卯北京琴会记	161
终移我情——怀念先师姜抗生先生	168



自序

尝闻三松堂有言，凡兼通中西音乐者，多喜西洋音乐，凡兼通中西哲学者，多喜中国哲学云云。予家习西乐凡三代，初亦甚韪此说，盖今日国人，通乐器者固少，深于乐理者更无论矣。

近年每值深秋，辄东渡以观奈良正仓院展，其所陈列者多唐时乐器，每岁轮换，虽未获睹向称至宝之唐金银平纹琴，然其余重器，若紫檀镶嵌琵琶，桑木阮咸等，皆目验焉。其时日本贵族之喜好与华夏悉同，故正仓院所藏诸器，多吾国唐世所舶来。予忽悟吾华于宋世之先，原有极普及之音乐文化存焉。今人多好西乐者，盖以遗风之不传，国乐之不明也。试广王静安之两重证据法以说之：今日所见日本皇室所用乐器精美无伦，此实物之佐证；观《韩熙载夜宴图》诸古画中，贵族燕乐之描绘，此图像之佐证；诸旧籍若《太平广记》唐明皇有坏鼓槌数柜之玉音，此文献之佐证，综其三者，足证唐时乐教之闳盛。逮及天水以来，门第凋零，理学渐兴，其末流所及，士夫碌碌唯制艺是务，反视鼓吹为小道，遂至乐学式微，其仅存荦荦大宗者，唯琴学乎。

夫琴之为学，其博大精深，有非一生能竟其功者。琴字见于吉金，可知为吾国自创，与琵琶箜篌诸番部不同，尼山演教，不废弦歌，庙堂韶乐，尊为翹楚，故历千载而不祧也。历代文献，关乎琴学者，亦百十倍于他器，文之所存，琴之所系，故琴学能递传至今者，缘有文化精神系于其身也。

予习琴十余载，性甚疏懒，勾挑剔抹，迄无所成，唯性好古，器玩典籍，皆所深嗜。十余年间，所见所闻，关系琴学者，辄笔录之，近年又以游历之便，得交国内外诸琴家，见各国所藏琴器与文献，随时记录，乃成此一编。不敢谓之文献，特识其小者而已。小斋所藏有元赵松雪遗琴，原为王畅安先生偕松居长物，九德俱全。又得归善邓铁香御史篆书“松庐”匾额。容膝之地，数松骈集，亦小斋之因缘也，遂以松庐颜所居。复蒙重庆出版社不弃谫陋，索稿灾梨，严晓星、孙峻峰两兄费心校正，既愧且感。书中错舛之处，恐所不免，校正补苴，请俟他日云。

乙未小雪夜

礼堂于爱琴海客舍

松雪斋主赵孟頫

予琴室名“松庐”者，乃以所藏元赵文敏琴而名。文敏书画驰誉天下，国人略识书法绘画者，无不视为泰山北斗，艺坛宗匠。文敏之琴学与藏琴，似谈论者尚鲜。

赵孟頫（1254—1322），字子昂，号松雪道人，别号鸥波、水精宫道人等。浙江吴兴（今浙江湖州）人，宋室后裔。宋亡后，辞官返回吴兴闲居。经程巨夫荐仕元，授刑部主事，累官至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世又称“赵承旨”。薨，晋封魏国公，谥文敏。

文敏精通乐律，尤善琴，见于史料者，如元至顺三年（1332）《谥文》：

律吕之学，得不传之妙。

又至治二年（1322）八月其门人杨载撰《大元故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知制诰兼修国史赵公行状》：

律吕之学尤精，深得古人不传之妙。著《琴原》、《乐原》各一篇。

文敏所著《琴原》、《乐原》，今皆存，见《松雪斋集》卷六《杂著》。《乐



趙孟頫像

原》一篇，述古人作乐律之本，略谓：

今之乐以一清混于七音之中，岂不谬乎！黄钟为众律之祖，宫声为众音之君，皆尊而无二者也。惟其然也，是以有清声焉，此圣人作乐之妙用也。还宫之法，黄钟之均无清声，谓黄钟为宫，则商、角、徵、羽以渐而清，自然顺序不待用清声也。大吕为宫，则黄钟为变宫。还宫之法，宫为浊，变宫为清。若乃大吕均，以黄钟为变宫，则是变宫反浊于宫矣，是上陵之渐也，而可乎？（中略）必欲复古，则当复八清。八清不复，而欲还宫以作乐，是商、角、徵、羽重于宫，而臣民事物上陵于君也，此大道之乱也。

文敏为宋太祖之裔孙，虽出仕元朝，而不忘身份之正统，尤以复古为要，观其所作书画，亦谨守古人法度，故论乐律，以正声作最高之美学准则，当时流行之音乐，有所谓“清乐”者，或即文敏所谓“一清混于七音之中”（各本

有作“四清混于七音之中”者，乃南宋后期之小型吹管乐队演奏，所用多为笙、笛、簫簞等，罕用弦乐，与文敏所倡导之黄钟正声，其趣大异，故文敏深恶之。

《琴原》一篇，论琴七弦之声韵。全文不长，移录如下：

琴也者，上古之器也。所以谓上古之器者，非谓其存上古之制也，存上古之声也。世道衰微，礼崩乐坏，而人不知之耳。琴，丝音也，非丝无以鸣。然而丝有缓急，声有上下，非竹无以正之。竹之为音，一定而不易，是以用之正缓急而定上下也。是故音十有二均，调琴之法亦十有二，而世俗一之。黄钟之均，一宫、二商、三角、四徵、五羽，六七比一二，大吕、太簇如之。夹钟之均，二宫、三商、四角、五徵、一羽，六七比一二，姑洗如之。中吕之均，三宫、四商、五角、一徵、二羽，六七比一二，蕤宾、林钟如之。类则之均，四宫、五商、一角、二徵、三羽，六七比一二，南吕如之。无射之均，五宫、一商、二角、三徵、四羽，六七比一二，应钟如之。如之者，非同之也，如其徵之应，而缓急不同也。苟为不同，则曷从而正之？曰：以管正之也。黄钟之均，一弦为宫，吹黄钟之音，以合一弦，而后弦正。自是以降，以大吕合大吕，以太簇合太簇，无不正矣。夹钟之均，二弦为宫，合之无以异也。仲吕之均，三弦为宫，合之无以异也。夷则之均，四弦为宫，无射之均，五弦为宫，合之亦无以异也。此十有二均之大略也。夫一弦为宫者，至五弦而止。五弦而止者，五音之外不可加也。二弦为宫者，一弦还而为羽，羽不可以浊也，故以六弦代之。三弦为宫者，一、二还而为徵、羽，徵、羽不可以浊也，故以六七代之，其正体不出乎五弦也。其所以七弦者，亦清声还宫也。至于四弦为宫者，则羽不足矣，不亦穷乎？曰：羽在三弦七徵之上，以按声求之，亦清声也。此琴之大略也。

此言各弦为宫音之韵部分别，古人亦早有之，非文敏之发明。文敏特举而

言复古之重要。由此二篇可知，文敏论乐，皆宗古人之法，尤重“清声还宫”，所谓“得古人不传之秘”者，此二篇并无提及。

《松雪斋集》中，述文敏弹琴诗，如卷二《咏怀六首之二》：

美人涉江来，遗我云和琴。朱丝絙玉轸，古意一何深。长歌和清弹，三叹有遗音。逸响随风发，高高不可寻。奈何俚俗耳，折杨悦哀淫。此道弃捐久，沉吟独伤心。

伤古调之不作，悲流辈好俚俗，此诗恰好作为《琴原》、《乐原》两篇之注解。文敏之琴友，集中亦颇有提及，如卷二《听姜伯惠父弹琴擘阮》：

姜子早闻道，淡然遗世荣。艺花有生意，焚香无俗情。时抱琴与阮，弹作松风声。畴昔江湖间，久已知子名。安知十年后，一笑成合并。是邦山水秀，照人肌骨清。愿子石泉上，为鼓一再行。因之洗吾耳，遂欲濯尘缨。

今人弹琴多佐箫，搭配无间，宋元人喜以阮作琴之伴侣，此调今多不弹。姜伯惠姓名未详，山东济南人，鲜于枢《困学斋杂录》曾记其藏有雷氏所斫列子式琴。诗集中记载藏琴者，有鲜于枢所赠“震余”，卷三《谢鲜于伯机惠震余琴》：

仙人已归白云中，空余手植青枝桐，根柯盘郁如蛟龙。一朝辟历驱雷公，烈火半熬随狂风。箕子之裔多髯翁，才气迈俗惊愚蒙。抱持归来寻国工，斫为二琴含商宫。我来自北欣相逢，持一赠我为我容。自吾得此不敢寐，终夜起坐弹孤鸿。下弦清冷上黄钟，转弦更张涕满胸。黄虞已远将无同，恨君不识牙与钟，恨我不识瞽与朦，《周南》《大雅》当谁从！

此诗题下有小字注曰“云是许旌阳手植桐所斫”。许逊（239—374）江西南昌人，道教净明道开山祖师，晋太康元年（280）举孝廉，出任旌阳县令。此处所言当系选晋木斫琴，木出于名人手泽者，当更有灵气。鲜于枢为元代书法大家，文敏所谓“箕子之裔”即指鲜于之姓而言。鲜于枢手斫琴两床，名“震雷”与“震余”，其一赠文敏。文敏又有《寄鲜于伯机》诗记载伯机能琴：

庙廊不乏才，江湖多隐沦。之子称吏隐，才高非众邻。脱身轩冕场，筑屋西湖滨。开轩弄玉琴，临池书练裙。雷文槃周鼎，《鹿鸣》娱嘉宾。图书左右列，花竹自清新。赋诗凌鲍谢，往往绝埃尘。我生少寡谐，一见夙昔亲。误落尘网中，四度京华春。泽雉叹蓄樊，白鸥谁能驯？

鲜于枢辞官隐居西湖，每日弹琴习书，图书满架，此亦文敏理想之生活境界，故两人相莫逆。

文敏书斋号“松雪”，自署松雪道人，或有以为其所藏有“松雪琴”者，此说由来甚久，如莫尚德《广东古琴史话》记载：

松雪，有认为广东四大名琴之一。据闻是唐琴，琴音中和雅淡，不类凡琴。宋周密（字公谨，济南人，1232—1308）《志雅堂杂钞》云大雅、松雪，并赵菊坡藏；其《云烟过眼录》亦云松雪亦菊坡物，后归赵子昂。据近人南海唐健垣《琴府·古人琴说辑校注》云：“赵菊坡本名赵与勤，宋朝之宗室，南宋理宗嘉熙年间（1237—1240）知临安府，善摹古，墨竹亦佳。赵子昂即元初赵孟頫，亦是宋宗室，与菊坡是亲戚，子昂晚年得大雅、松雪二琴，大约即得自菊坡。”又云：“故孟頫遂以松雪名其斋，又自号松雪道人。”至明张应文《清秘藏》上卷《论琴剑》中谓：“大雅、松雪，大雅乃黄玉軫足，二琴皆子昂所收，其以大雅名堂，松雪名斋，义

取诸此。”则唐氏亦云“子昂是否有大雅堂则不知。故宫所藏子昂书画，确有大雅印章”云。此后松雪为中山何玉明所得，辗转流入郑家，因典押鞵鞵，经三年官讼，始以三百亩田换回，中山郑家珍宝逾恒，由族长保管，不肯轻以示人。本世纪一、二十年代间，其族中有郑健侯者，善鼓琴，恒居祖祠中，得常亲御松雪，故有误以为松雪为郑健侯所得者以此。惟六十年代以还，松雪踪迹已无所悉了。

则明清以来，已有古琴以“松雪”为名者，且多托于文敏。其最早见于史料者，为明代万历《尧山堂外纪》记赵孟頫“有古琴二，一曰大雅，一曰松雪，因以大雅名堂而号松雪焉”。永按，文敏号松雪道人，见于前述弟子杨载撰《行状》：

公性持重，未尝妄言笑，与人交，不立崖岸，明白坦夷，始终如一。
(中略)名满天下，而未始有自矜之色，待故交无异布衣时，扁燕处曰“松雪斋”，自号“松雪道人”，所著词章曰《松雪斋文集》。

从弟子记述可知，文敏号松雪道人，乃其自警操守之语，与所藏琴并无关系，明清好事者，因其号松雪，又斋号大雅，乃附会其所藏有松雪、大雅两琴，实无确据。

松庐所藏松雪道人琴，原为偃松居主人王世襄先生所藏，先生于20世纪50年代初得自京华旧家，“文化大革命”前，北京琴人聚会时亦曾出以雅奏。1978年，先生赠其族外甥女崔君芝女史，女史为当代著名箜篌家，予得自崔女史许，郑珉中吴文光两先生皆亲书鉴定，目为文敏遗琴者，其可信有二：

一者此琴外表圆浑，修长合度，断纹完整，与存世标准宋末元初器相类，信为元初制作。



松荫会琴图
赵孟頫 绘

尚有一得之愚，可附记于此。永得此琴之初，因金徽有四片脱落，曾倩良工修复。匠师告予，龙池凤沼，上下尺寸略有差别，龙池之上侧较下侧，宽三毫米，凤沼因较短，差别仅一毫米。此细节消息极微，为历来言古琴鉴定者所未道。即取各古琴画册以卡尺量之，发现在宋元之间，仲尼式琴常有此差异，元代尤为明显。如徐忠伟氏所藏朱致远琴（见中国古琴珍萃）即为明显一例。尤可注意者，此情况仅见于仲尼式琴。盖因仲尼款式，上宽下狭，而龙池凤沼之造型，早期应与之相呼应，故可推知宋初期仲尼成型之始，方形之龙池凤沼应为上宽下窄，后人不知古人制作心意，明中期之后，一概变为方整，故今存世仲尼式古琴，底板若完整未经改动者，龙池凤沼若有上宽下窄之特征，可断为宋元间物。

二者，琴之款在龙池左侧，为“松雪道人识”五字。此款用刀峭劲爽利，刀口清晰，为梧桐木原刻，非后加款。而琴通体断纹完整，连岳山与焦尾附近亦密布蛇腹大小断纹，可知数百年间未曾破腹。此款字风格，与同时间之朱致远，南宋金公路等刻款字体一致，可信为元代所刻。

传世有文敏所绘《松荫会琴图》（绢本，美国私人收藏），图中高士二人，坐古松下青石上，中间一人，所抚仲尼式琴，线条修长，弧度秀美，正与此相近，即南宋至元初流行式样也。

今存世之古琴中，有文敏款识者，尚有数床，依网路资料，胪列如下。

2004年，北京荣宝拍卖公司拍出文敏款之仲尼式琴，名“龙吟虎啸”，网路资料介绍谓：

一张名为“龙吟虎啸”的宋代古琴，昨天在北京荣宝拍卖公司2004年春季拍卖会上，以385万元成交，创下宋代古琴拍卖价格的最高纪录。

在昨天的拍卖会上，这张宋代古琴起拍价只有80万元，多名买家频繁举牌，但很快只有两名买家竞争激烈，以每次5万元举牌加价，当其中一位买家加到350万元时，拍卖师终于一锤定音，宣布成交。包括佣金在

内，这位买家为这张古琴付出 385 万元。

据了解，这张“龙吟虎啸”古琴是仲尼式，以虫蛀古桐材所制。琴背池上刻隶书“龙吟虎啸”四字，下嵌一片古玉。该琴被著名古琴鉴赏家郑珉中先生称为“近 40 年来所见到的最完整的一张宋代古琴”。

据专家介绍，这张琴之所以备受买家青睐，有两个原因，一是该琴琴腹中左刻一行“松雪道人识”五字。“松雪道人”是宋末元初著名书法家赵孟頫的号，因此有专家认为，“龙吟虎啸”琴便出自这位大师之手，它也是迄今为止国内发现的第一张赵孟頫制作的古琴。另一个原因是这是一张官琴。这张有着近千年历史的古琴，尽管历经沧桑，但一直流传有序。据说，赵孟頫死后，其子孙曾把“龙吟虎啸”赠送给元代著名画家倪云林，倪氏后人后来又完璧归赵，把琴赠还给赵孟頫的后代，直至 20 世纪 80 年代，赵孟頫后人赵鸿雪的亲属把琴卖给了江苏书画家董欣宾先生。（见北京青年报网页，2004 年）

此琴当年创下宋琴拍卖之纪录，由于未见腹款照片，刻字风格尚未得见，然其铭文与松庐所藏一致，如其流传过程无误，则此琴属于赵氏家族所传，可信为文敏遗琴。古人斫琴，款式必有其讲究之处，如与文敏时代相近之朱致远、金公路，其刻款曰“某某制”，文敏刻款，则作“松雪道人识”，曰“识”而不言“制”，盖制者，亲手斫造也。文敏富贵公子出身，非手工木匠，故未可亲操斧斤斫木，然其擅审音定调，故云“识”者，款识也，即今日监制之谓也。当时所斫，应有数床，董欣宾所藏旧得于赵氏后人之“虎啸龙吟”，与寒斋所藏，应为同一时期文敏所监制。

又北京某藏家旧藏之唐款琴一床，网路资料介绍：